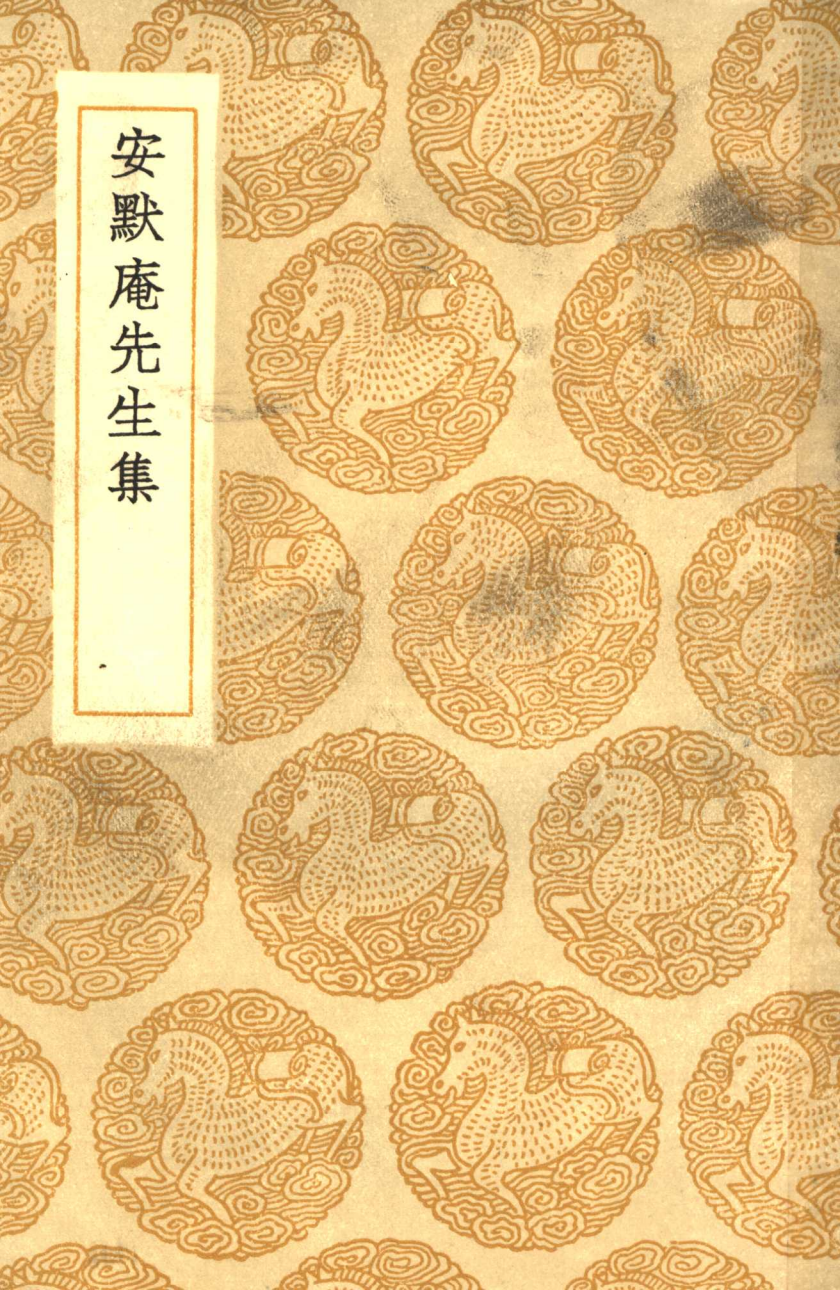


安默庵先生集



安默庵先生集

熙安著

本館據畿輔叢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安默庵先生文集序

默庵集者。詩文若干篇。臺城安君敬仲之所作。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也。既繕寫。乃來告曰。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。因以之溯乎周邵程張之傳。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。古所謂聞而知之者。此其人歟。聞其風而慕焉者。敬仲也。與靜修之居。間數百里耳。然而未嘗見焉。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聞其說以爲學。則是敬仲之於靜修。蓋亦聞而知之者乎。願序而傳焉。嗟乎。知之爲知。有未易一槩言者。聖賢之道大矣。世之豪傑。有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。其人豈易得哉。昔者天下方一。朔南會同。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。今其言衣被四海。家藏而人道之。其功固不細矣。而靜修之言曰。老氏者。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。陰用其說者。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。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。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。而自以孔孟之時義。朱程之名理自居。而人莫知奪之也。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。其精如此。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。不啻蠛蠓之細。犬彘之穢。豈不信然。敬仲氏終身師慕之。則其所見。何可量哉。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。從問其師說。不予告也。退而求諸其書。見其告先聖文曰。早因躁狂。若將有志。中實脆屈。未立已類。揆厥無成。實由貪懦。時馳意去。懷不自容。顧念初心。悅焉如失。觀乎此言。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。噫。吾道之大。豈委靡不振。鹵莽依託者。所可竊假於斯哉。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。以予觀於國朝混

一之初。北方之學者。高明堅勇。孰有過於靜修者哉。誠使天假之年。遜志以優入。不然。使得親炙朱子。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。則所以發揮斯文者。當不止是哉。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。其告先聖文曰。追憶舊聞。卒究前業。灑掃應對。謹行信言。餘力學文。窮理盡性。循循有序。發軔聖途。以存諸心。以行諸己。以及於物。以化於鄉。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。平實初密。何可及也。誠使得見靜修。廓之以高明。厲之以奮發。則劉氏之學。不既昌大於時已乎。惜乎。靜修既不見朱子。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。二君子者。皆未中壽而卒。豈非天乎。予與敬仲年相若也。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。及粗聞用力之要。而氣血向衰。懷然有不足之歎。視敬仲之早有譽於當世。甯無慨然者乎。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。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。皆余之所敬畏而感發者。故題以爲序。泰定三年歲在丙寅五月九日。奉訓大夫祕書少監蜀郡虞集序。

安默庵先生文集目錄

第一卷

古詩

第二卷

律詩

第三卷

遺文

第四卷

遺文

第五卷

遺文

樂府

昔者先君子之於文也。蓋無意爲之。故家無存稿。先君沒時。暨年又幼。不知收拾。其後門人今翰林應奉蘇君伯修。始加輯錄。得凡若干篇。類爲內集五卷。外集五卷。然念先君門人散在四方。其

安默庵先生文集

目錄

二

文尙多遺闕。它日嗣有所得。當與外集共傳焉。泰定四年十月旦。男廣甯路儒學正暨謹記。

安默庵先生文集第一卷

古詩

元 襄城安 熙著

擬古次韻六首

鬱鬱巖下柏。青青水中蒲。巖前有幽人。壯歲常獨居。獨居亦何爲。不羨春華敷。十年掩關臥。門庭盡荒蕪。美人殊不來。日夕聽軒車。

零零白露下。巖谷悴芳蘭。蘭悴不復辭。誰與念時艱。堅冰行復至。雪深路漫漫。愁絕將奈何。撫几一長歎。中州有寒士。塊然守空堂。清貧久有信。壯懷殊未央。豈不願馳騁。冒雪凌風霜。振策萬里途。超忽追鵬翔。永念同懷人。渺在天一方。悵望不可見。慷慨發清商。獨處誰晤語。百感摧衷腸。人生信難必。且莫徒悲傷。採柏空巖下。倚竹荒庭前。人生非金石。君心詎能堅。君心或有渝。賤妾終不疏。天地一瞬息。令古一長途。借問別離苦。君心竟焉如。不見園中樹。日日爭華敷。秋風一夕至。已逐嚴霜枯。歲晚不得去。山空難久居。崑崙一何高。出此無窮河。遙遙何所往。不啻萬里多。一意在朝東。日夕無停波。遠遊計不早。壯志成蹉蛇。夫君不我顧。鬱鬱將如何。覽物悟物變。端居閱年華。興來展遐眺。緩步空山阿。四顧渺塵世。杉柏紛森羅。吾樂誠何極。憂子獨長嗟。眷焉誰晤語。一笑空煙蘿。

人生有定分。所貴能樂天。自輕失所守。欲進安敢前。思君重思君。此情誰與宣。舉頭見明月。顧影徒自憐。終當謝塵世。洗心開澗泉。

酬王治書仲安

少年不解事。妄意欲聞道。力小任匪輕。今茲半摧倒。生平寡師友。恨不識君早。所期親杖履。函丈供洒掃。盡出胸中疑。爲我細分割。奇章忽見示。踧踖警中抱。過許君豈然。無乃習稱好。樞衣或有幸。同遊萬物表。他年重盍簪。會觀太元草。

和淵明飲酒

我本山澤癯。殊非廊廟英。忘意義皇上。千載有深情。豈無樽中酒。持杯向誰傾。遙憐崑邱鳳。朝陽亦孤鳴。願言躡高躅。要不負此生。

病臥窮廬。時詠靜修仙翁和陶詩以自適。輒效其體。和詠貧士七篇。非敢追述前言。聊以遣興云耳。

士生三季後。俛俛涉何依。空餘身後名。炯炯留清暉。自古有商顏。冥鴻快高飛。白雲在空谷。哀歌歎安歸。雖無首陽薇。紫芝足療飢。九原不可作。撫己良可悲。我慚未聞道。雅意慕羲軒。力學非董生。三年不窺園。園茅借幽棲。土銍寒無煙。詩書化鄉鄰。甯免朱墨研。紫陽繼絕學。汗簡多微言。雖愚莫自棄。感慨追前賢。

靜中有真趣。非絃亦非琴。耿耿方寸間。千年有遺音。手植庭下蘭。奇香愜幽尋。獨處誰晤語。有酒還自斟。西山蕨薇多。長往夙所欽。塵迹尙淹留。低徊愧初心。

淵明守窮賤。生平慕黔婁。富貴如浮雲。萬變紛相酬。世運自興衰。常恐德未周。義皇不可見。日暮恨離憂。乾坤一東籬。百代無與儔。寄語狂馳子。擾擾將焉求。

顓孫遊聖門。尙思祿可干。所以後世士。妄生慕榮官。我生初未貧。傳經易朝餐。妻不解啼飢。兒不知號寒。水菽非甘旨。吾親亦怡顏。簞瓢存至樂。不須求抱關。

子雲辱天祿。原思樂蒿蓬。貧賤固易居。貴盛誠難工。士生或不偶。高節追兩龔。世道有隆污。卷舒自不同。萬古先天圖。消長理誰通。懷人今已矣。歎息將焉從。

披褐守長夜。虛名愧中州。舉杯對明月。顧影念同儔。消中雖有長。四海嗟橫流。不賴固窮節。孰知身世憂。高歌詠停雲。奈此志莫酬。三復淵明詩。邈哉此前修。

是春久闕膏澤。而連日大風。不見天日。晚登西皋。歸而有作。

風霾連晝夕。登臨望還迷。空餘銜山日。隱隱留清暉。周鑿不卹緯。魯女爭憂葵。曳杖歸去來。且掩荒園扉。

封龍十詠 井序。

是山形勢。宛如伏龍欲飛舉狀。故名飛龍。至唐始改今名。龍首峯在山之陽。高二百丈。頂上有立石。望之如龍角。熊耳峯高五百丈。摩雲插漢。峭出羣峯。山之極高峯也。白雲洞在獅子峯後。蓋華峯西。天欲雨則

雲從洞出，霽則如歸焉。修真觀在獅子峯下，中央平坦，泉石甚盛。宋政和中，賜勅額，迄今殿宇猶爲山中
之冠。中谿書院在龍首峯下，宋初李文正公昉於此受業，山長張蟠叟等數人相與聚徒，常過百人。後廢
於兵，獨存夫子遺像。及治平二年，左周所撰夫子堂記，中統初，敬齋李公始爲增葺，仍奏旨敦勵學者甚
衆。西谿廢址在玉石峯東北，龍首峰西，蝦蟆石下。李唐隱士姚敬等棲遁之地，宋時有九經張著爲山長，
聚徒百人。咸平之後，廢於兵火。峰巒明秀，泉石清美，雲烟奇麗，眞羣賢講學進修之所，惜其無爲興復之
者。蒙泉書龜吟臺皆在中谿書院，而敬齋置祠其間，今已皆蕪廢，爲樵牧區矣。予以養疴避暑，寓於修真
者三月，旦望必帥諸生謁拜先聖祠下，暇日則杖策登覽，攀危履巖，以窮全山之勝，遂各賦詩一首，且爲
敘次其略如此，用貽諸同志者，請偕賦之，或可爲山中異時故事云。是歲龍集柔兆敦牂，神峰埜客敘。

龍耳峰

奇峰千仞高，突兀倚天表。神龍幾何年，俛首效蒼螭。我行費攀躋，坐睨寒木杪。放懷聊極目，已覺塵寰小。
尙恨世累拘，未許謝紛擾。會有賞心人，相期拾瑤草。

熊耳峰

窮探不憚遠，行登最高峰。頓覺天宇近，一洗羣山空。奇哉此絕境，造化天無功。神襟一以曠，寫我浩蕩胸。
意遠殊未極，更思脫樊籠。何當著神鞭，駕此慵飛龍。翩翩上箕尾，再見開鴻濛。長嘯暮雲合，輕衣振天風。

白雲洞

峨峨兩峰間。崔嵬聳雙闕。中有仙人洞。恍若仇池穴。朝開白雲生。暮掩白雲滅。朝昏有奇變。宛與世人隔。我來攀綠蘿。深尋幽得絕。平生棲遁志。茲焉益超越。未成長往計。復愧固窮節。永懷靜修銘。悽其仰前哲。會當結茅屋。來此寄疎拙。沈思畢舊聞。長歌抱明月。白雲應更深。老眼益清澈。未敢獻吾君。聊爾自怡悅。

修真道觀

龍山古靈境。連峰鬱蒼蒼。林谷四環合。修真據其陽。怪石通流泉。洞府餘清涼。傑閣聳奇觀。烟霏恣微茫。眷予平生心。邱壑眞膏肓。今朝定何朝。遂愜棲雲房。晴嵐染衣襟。頓覺塵慮忘。矧爾羸疾拘。快若脫繫羶。月高風露清。空明渺銀潢。蓬萊信非遠。何處求仙鄉。

中谿書院

炎氛絕高岑。悲風振林邱。吟臺一以眺。動我懷古愁。李公英妙年。於焉此藏修。坐令山中民。莘莘洙泗儔。規模未云遠。蕪穢餘巖陬。聖像空復存。荒涼幾經秋。不遇敬齋翁。遺迹誰能求。亦賴明主恩。遂茲聖澤流。今皇復神聖。丕承擬西周。絃歌獨不嗣。巖壑知應羞。懷賢旣伊鬱。撫事增綢繆。悠然發孤往。遠思浩難收。

西谿書院廢址

世道有升降。乾坤幾消磨。誰知昔年中。師生此絃歌。我來愛佳名。杖策時經過。深尋得遺經。山經信非訛。龍首東昂藏。玉石西嵯峨。高寒枕天井。俛看無金科。清泉下深池。懸崖據陽坡。浮野衆麓奇。夾岸桑麻多。對此奇絕境。令人憶滄波。誓將塵土蹤。茲焉老漁簑。安得白鹿翁。樂育如菁莪。古人不可作。歎息將如何。

龍首玉石二峯，已見敘中。玉石峯後有螺峯，上有南北二天井，極高峻，望之若天門。前有金輪科嶺山，列峙左右，龍池自古石堂北深谷中流出，經院中而下，巉巖石高二丈，圍百步，其下書堂故基宛然。朱文公出知南昌日，訪得白鹿洞書院遺址，復泐禮殿書堂，齋舍數十間，仍奏賜勅額，及御書石經版本九經，因自號白鹿洞主云。

蒙泉

作聖有奇功，誰知在蒙養。宣尼贊周經，妙旨存象象。千年紫陽翁，人文再宣朗。工夫益精密，爲我重指掌。迂愚抑何幸，久矣絕羣想。果行復育德，服膺未云爽。茲焉得嘉名，悠然愜幽賞。時至一濯纓，無言道心長。

李相讀書龕

巖壑有奇勝，縹緲餘風煙。石室誰所留，尙遺蒼崖巔。慨想龕中人，于今幾何年。遺迹雖未泯，山深月空懸。伊予陋庸姿，復苦塵務牽。此道難坐進，低頭愧前賢。尙幸忝私淑，靜修有新傳。終當謝浮世，于茲訂遺編。

吟臺

步上吟臺荒極目，但平楚。四顧渺無人，持杯欲誰語。心期反招隱，自笑非梁父。抱膝一長歌，商聲振林莽。

敬齋祠

桂樹徒芬芳，祠宇亦荒廢。絃歌無餘響，香火誰復繼。前修日以遠，令人發深喟。舉觴酬飛泉，悲風起橫吹。

高節婦詩 井序

九原高氏女，嫁爲豐州郭叔文妻。年少無子，叔文蚤世，病且死，屬高氏以供養其母。高諾之。叔文既死，卽斷髮爲信。居喪三年，其父母憐其少執義也，將取而嫁之。高聞，卽復刺墨自刑其面，以死自誓。今十餘年。

矣。州上其行。禮部令旌表之。叔文之友天山元君子文爲予言其行實如此。且請詩而敘之。嗚呼異哉。予讀歐陽子五代史。觀其序死節死事。及序王凝妻於雜傳之中。未嘗不廢書而歎也。今觀高氏之行。又有以信之夫天理民彝。真不可泯滅。而重歎夫士不知學之害。流於後世而未已也。嗚呼。使百世之下。聞高氏之風。其必有深感於斯者矣。

學絕道喪。今幾年。善俗如灰不復然。士知苟祿爲得計。偷生忍恥不自憐。嗟嗟此婦乃爾賢。不本教育由天全。信茲秉彝不可泯。直與天地相後先。太行西北黃雲邊。平蕪落日生寒烟。高節懷懷誰當傳。後人歌我節婦篇。

安默庵先生文集第二卷

律詩

次韻書事

野性元孤潔，無朋儘自皤。業荒閒道淺，靜久閱人多。靈鳳甯棲枳，冥鴻本避羅。南遊有高興，何處是滄波。

夏夜卽事

未遂平生志，求田擬種瓜。天遊華表鶴，升坐子陽蛙。世事一場夢，俗情三月花。興亡天不問，閱盡幾年華。

次粵屯遂初韻

滄海終成陸，靈椿會有秋。百年眞夢境，八表欲神遊。惡木除難盡，驚波逝不留。年來萬事懶，直擬付休休。

次韻答王仲安

林宗自憂世，宋玉只悲秋。病鶴塵中老，冥鴻天外遊。羨君已超逸，愧我尙遲留。不爲西風起，尊鱸興未休。

病中齋居雜詩次和仲韻五首

深居苦羸疾，誰與破愁顏。世態浮雲外，交情暮雨間。襟懷期霽月，胸次要全山。夢寐神峰久，何時恣往還。

時事今如此，幽居獨慨然。心期鐘鼎外，身世水雲邊。病骨便清晝，高懷惜壯年。前修渺何在，目斷夕陽天。

靜中觀四子，掩卷慕朱公。所幸斯文在，殊非吾道窮。衆星元拱北，萬水自朝東。遠意無人會，芳樽與誰同。

故人南郡去，高隱近隆中。雅志希前哲，深慚接下風。疎狂聊自適，衰病欲誰同。且莫鯨吞在，牀頭酒已空。多病交遊少，相看動浹晨。賦詩聊遣興，觀化足怡神。問字有知己，過門無俗人。伊誰同此樂，願許卜東鄰。

清明日大雪飲齋中

不憂飢苦互相侵，念此愆陽與伏陰。飲繁經綸須暢飲，斟存變理要平斟。舞雩自有春風樂，茅屋難忘魏闕心。杯酒空持詎能醉，商歌聊爾發悲吟。

次李樞判容安亭詩韻

問舍求田計未成，登臨搔首愧平生。聯名丹闕渾無望，招隱洪崖久寄聲。短笛長歌樵牧事，浮雲流水古今情。相君欲借容安住，擬向南陽約孔明。

李公別圖有容安亭

李公見和復次答之

少年學道竟何成，章句區區已半生。不向靜深觀物理，卻從搖落聽秋聲。過門載酒鄉賢意，授室傳經邑宰情。從此嘉陽風景別，太行山色看增明。

嘉陽平山邑號

寓館秋日卽事

多病筋骸久痹頑，柴荆終晝掩重關。詩書詎可資耕讀，杖履元非絕往還。莫遣浮雲蔽白日，儘教秋色對南山。平生願學程夫子，慚愧春風滿座間。

和王尙書獨坐詩韻